

# 走出独断论，拥抱实践论，践行整体论

## ——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四

宋江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笔者曾在之前的无角度系列中讨论了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sup>①</sup>，在持续地实践和学习过程中发现仍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以下从考古学学科性质与学科归属的独断论倾向、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和现象学下的考古学、考古学的整体论等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敬请指教！

### 一、对考古学性质与学科归属讨论中 独断论倾向的分析 ——以康德、马克思等人的研究为例

康德之前的形而上学家们把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视为哲学的永恒对象，把绝对本体无条件地视为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并认为理性拥有通向这些绝对本体的无条件的能力。他把这种形而上学称为“独断论”<sup>②</sup>。“在其初期，它所进行的方法是独断的，就是说，它并没有预先考查过理性是否能胜任这么巨大工作，就贸然从事于这种事业。”<sup>③</sup>“哲学需要有一种科学来确定一切验前知识的可能性、原理及其范围”<sup>④</sup>，也就是要接受检验和批判，进行分析和论证。独断论以对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的直接确定为根本，这就犯了三个根本错误：一是在本体存在论上的主观设定和缺少论证；二是没有对主体的认识能力主观认识方式进行检讨；三是没有对认识过程、认识规则进行

认真的检讨和确证<sup>⑤</sup>。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sup>⑥</sup>

按照康德和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学界对考古学性质与学科归属的讨论就能发现明显的独断论倾向。学界认为考古学的性质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sup>⑦</sup>。学科归属有历史学、艺术史、人类学、生态学、科学、交叉学科<sup>⑧</sup>、全科科学<sup>⑨</sup>等。上述认识都是以断语的形式出现的，并未进行严格地分析和论证，也就是康德说的有主观设定的成分，也是马克思批判的脱离了考古学实践，将其变成了一个经院哲学，也就是纯思辨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形式逻辑的游戏。如果考古学是历史学(A)、艺术史(B)、人类学(C)、生态学(D)……，将其转化成等式就是A=B=C=D……，则B=C=D……，这样的话这几个学科就没有区别了，等式也就不成立了。当然，我们的重点在于揭示独断论存在的问题，希望借此引出严格的分析和论证。

## 二、田野考古是讨论考古学的起点和基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和现象学为榜样

马克思在上述思考中已经提出了“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他还讲过“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⑩</sup>尤其最后一句，我们将其中的人替换为考古学，就能发现考古学的本质也是它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社会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为考古学的实践，它最典型的体现就在田野考古这个环节中。

张祥龙在讲到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时指出，“还原并不是把一切东西都去掉，它去掉的只是这些东西的事先设定的存在性。所以，还原后的世界并没有缩小，反而更丰富了，还原后的领域反而更扩大了。因为经过还原，事物死而复生，重新出现，甚至连原先没看到的，都出现了。这时凡是能显现自身、能自身被给予的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可利用的认识对象。”<sup>⑪</sup>我们也可以按这个思路对考古学进行还原：首先去掉前述的学科性质和归属这些事先设定的标签，然后剩下的就是考古学的实践了。在实践中，我们就能发现实物遗存在信息上的完整性和角度上的无限性，也就使得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会远远超出前述标签对学科的制约和束缚，会让原先没被承认的被承认，没被利用的被利用，被扔掉的对象不再被扔掉，被忽略的信息不再被忽略，被排斥的学科不再被排斥，被忽视的问题不再被忽视。

笔者曾意识到“即使我们能够在现有认知水平指导下和各类技术手段的支持下，提取大量的遗存信息和样品材料，但仍是信息总量的一部分，而且整个堆积和遗迹的完整性依然是被破坏掉了”<sup>⑫</sup>，所以考古是以不可逆的一次性破坏来抢救信息。但是从实践论和现象学就更能严格地将这个认识理解得更为清晰。

我们还可以引进简单性原则来对实践论和现象学方法进行辅证。数千年来，简单性一直是引导科学家走向真理的灯塔。在科学研究中有效地把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问题的能力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科学家的素质<sup>⑬</sup>。奥卡姆说过“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做即是徒劳”<sup>⑭</sup>。马赫指出，“可以把科学看作一个最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最少的思维，对事实作出尽可能最完善的陈述。”<sup>⑮</sup>欧几里

得在《几何原本》中采用的公理化方法就是逻辑简单性原则的首次成功运用<sup>⑯</sup>。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应用了这个原则<sup>⑰</sup>。应用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考古学怎样被定性和归类，怎么进行内容的罗列和争论，都不如直接落实到田野考古这个最典型的环节中去。因此，我们就可以搁置争议，以田野考古作为讨论的起点和基点。

## 三、田野考古提供了整体性的对象和角度性的信息

田野考古包括调查、勘探和发掘三种既可并列又可递进的环节。这三个环节中首先遇到的是对象，其次是信息。对象具有不同的属性，也就是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的角度，进而各角度获取和拥有各自的信息。比如按现代学科分类，就包括自然、社科、人文三大部类的信息<sup>⑱</sup>，这是笔者之前讨论过的。但之前的思考却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将重点放在了作为组成部分的角度性上，忽略了作为整体的对象性，而且认为对象性学科（如考古学）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一套系统地获取、分析和整理资料的方法，负责对实物遗存及其构成的空间的获取，特定学科负责从具体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和阐释<sup>⑲</sup>。这个缺陷就导致了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竟然要消解和“杀死”考古学。

对象和角度的关系其实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先以三个常见的例子切入。一台电脑、一辆汽车、一个手机肯定都是所有零件组合而成，当我们拥有这个几个物品时，它们的整体和零件都是真实存在和被感知的。可是反过来呢，当我们把这三件物品拆解成所有的零件时，电脑、汽车和手机都不见了，都被“杀死”了。在这个对比中，我们就能发现整体其实是一个新出现的个体，所谓的整体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因此，对属性（部分）的研究绝不能取代对整体（对象，即新个体）的研究。无论考古学有多少个分支学科和专委会，考古学作为一个对象性学科是必定存在的，当然，分支学科也是存在的。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考古学的整体性对象是什么？怎么研究？

## 四、考古学的整体性对象是什么？

对此，我们用对比和说文解字的方法来展开讨论。

首先是角度性学科与对象性学科的对比。角度

性学科是针对对象某一属性的研究。如物理学、化学、医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绘画、音乐等学科研究的都是自然、社会和精神这三大对象的不同属性<sup>②</sup>。对象性学科研究目前笔者能想到的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地理学是否也如此尚无力探讨),但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对象是什么呢?很明显,都不如角度性学科清晰,甚至是很模糊的。因此,我们引入下一个方法。

从说文解字的方法来看。考古学的对象要落在古字上,但古只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只限定了对象的时间属性,并没告诉我们对象是什么。历史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历与古同义,都是过去,史的本意是写下来,当然,写下来就必然具有研究的性质了,但这两个字依然没指出对象是什么。那么,把考古和历史当做两个名词呢?这个新的个体好像也不能让对象浮现出来。

我们再引入两个例子来做参考。

罗素《西方哲学史》的全名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在美国版序言中也专门说明这本哲学史的特点是,“我们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比通常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因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sup>③</sup>。他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等组成的一般历史,这就是整体性的对象了,但也没有明确对象是什么。

吴于廑认为世界史“这门学科的探索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世界史需要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知识作为探索其自身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它不是这样一口大麻袋”<sup>④</sup>。这里的世界史就是国别史、地区史等之上的一个新对象、新个体,有其自身的独立性。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再次转向马克思。他说过:“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⑤</sup>也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sup>⑥</sup>他提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也就是人的社会实践,历史科学中自然史和科学史也因为人的实践而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考古学遗存都

是社会性的人(可概括成人类)的实践的体现,自然遗存也概莫能外,是因为人的原因才得以成为实践的对象。

所以,我们认为,考古学的整体性对象即是人类的历史实践,这是比考古和历史两个模糊概念更为准确的一个表达。如此一来,目前中国考古学会的27个专委会之间的逻辑矛盾,日益增多的分支学科,以及当中国考古学成立陵墓、长城、大运河考古专委会的时候,学界传出了灰坑、厕所考古专委会这样带有调侃意味的意见的时候,在人类的历史实践这个概念下,这些矛盾和分歧就能够得到更符合逻辑的整合。

但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研究有哪些呢?这是笔者还需继续探索的,但像《史记》《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sup>⑦</sup>等经典的通史和整体史著作,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等都有整体性的特点<sup>⑧</sup>。这一点留待以后继续讨论。

## 五、整体论——田野考古的方法论

既然考古学具有整体性的对象,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方法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笔者在此勉力为之。

我们先以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别为例进行分析<sup>⑨</sup>。考古学提供了遗存的各种尺度的时空定位、与其他自然和人类遗存的相互关系。金石学则缺失了绝大部分这两类信息,更多的集中在以单个遗存(主要是铜器和石刻)为基础的证经补史。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方法论的不同。在考古学实践中涌现的首先是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论。只要是田野考古出发就必然要组建多学科合作的课题组,然后学科之间在共同的田野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交流合作,形成一个跨学科的机制,在各自的研究中也会考虑、甚至引入其他学科的信息、方法、概念、理论和认识。

这种整体论的方法论至少具有两个意义:首先,考古学会给予任何层级的遗存一种整体的立场和待遇,会收集并整理出关于遗存的一切知识,即尽其最大可能给予一种整体性的信息和知识。其次,考古学还具有一种从分析到综合的整体性。考古学正是由对某个遗存的挖掘、整理和描述的一个个分析性的环节所体现的,从对这些分析过程的综合而完成的。这种综合过程,首先是对所有的分析过程的整合,进而是通过引入跨学科机制而获得的整合。从而达到实质上的整体论效果。

## 六、在整体论下回答角度性和整体性问题 ——以动物考古学为例

前面五部分主要从哲学层面进行了讨论。接下来我们以动物考古学为例，并参考中外两本动物考古学的通论性专著《动物考古学》和《中国动物考古学》进行分析<sup>⑥</sup>。

首先是角度性研究。笔者曾提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知识结构就是田野考古学+特定的学科。田野考古学是所有分支学科共享的方法，是一套科学的、不断发展的实验室操作体系和规程，负责对实物遗存及其构成的空间的获取，特定学科负责从具体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和阐释<sup>⑦</sup>。这种思路下的动物考古学实际上就是生物学的研究，主要回答物种的灭绝、动物地理分布变化、形态特征、种群结构、驯化史、古环境、现生动物群的生态关系等问题。《动物考古学》中就有学者采用这种思路<sup>⑧</sup>，《中国动物考古学》中动物考古学的三个研究目标之一也是如此<sup>⑨</sup>。但在田野考古的实践论和整体论自觉下，以罗素、吴于廑、马克思、司马迁、布罗代尔、柴尔德为榜样，引入其他学科中的影响因素（也可称为外因或外部变量）。比如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有意识进行动物的杂交试验）、营养学中人类饮食的变化（现代人更喜欢瘦肉）、人类学中的文化传统（穆斯林不吃猪肉）、气候学的变化（仰韶时期竹鼠分布范围更北）等，也能推进上述问题的研究。

其次是本文新提出的对象性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是整体性，研究方向就不再是生物学了，而是在以动物遗存为资料的各种角度性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整合性研究，也就是动物遗存所体现的人类历史实践。《动物考古学》中认为研究目标是理解人类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种群之间的关系<sup>⑩</sup>。涉及的有人类学、历史学、古典学、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或其他人文学科<sup>⑪</sup>。《中国动物考古学》中的后两目标是复原人类所处的环境，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及古代人类的行为<sup>⑫</sup>。该书没有讲到学科，讨论了动物随葬或埋葬的现象、形式、流变和意义，在展望中指出要有区系类型的考虑，这是考古学文化方面的；骨器制作工艺、绵羊次级产品开发、骑马的研究、动物形象的研究等<sup>⑬</sup>。角度性明显不如前一本明确。基于以上分析可见，对象性研究和其整体性就能解除角度性研究伴生的狭隘性对我们的束缚，帮助考古学家自觉地拓展到人类学（文化之间对肉食的态度差别）、社会学（不同阶层的肉食区别）、经济学（殷墟的猪肉是自产还是贸易而来，铸铜工匠和制

陶工匠谁有资格吃猪肉，或者都没有）、环境学（动物反映植被和温度）、生态学（水生动物能反映水体的质量），甚至建筑学（汉代陶屋模型中猪圈的位置、猪圈与厕所的空间关系）、文学（南方的老虎形象会比较可爱，北方的则更多的会吃人），等等。最终，在上述角度性研究整合之上产生了人类的历史实践这个整体性的对象。

## 七、余论

本文从康德对独断论的批判入手，结合马克思的研究对以往考古学学科性质与归属的讨论进行反思，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和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指出田野考古提供了整体性的对象和角度性的信息。笔者着重讨论了考古学的整体性对象是什么。随后又对相应于整体性对象的方法论进行思考，认为整体论是其特征。最后以动物考古学为例对考古学研究中的角度性和整体性实践作了简单的分析。

文中对考古学对象的思考仍不彻底，没能充分论证为什么对象是人类的历史实践，更欠缺的是展示如何进行整体论下的研究和对各角度性研究的整合，这都是该系列必须继续深入的动力，也带给笔者进行更多研究实践的压力。希望最终能通过角度性和整体性研究发掘考古遗存中无限的潜力！

**致谢：**本文是一个长期思考的继续，思考与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谭徐明、赵汀阳、许宏、余功德、喻梦哲、陈斯亮、王辉、刘一婷等师友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整体论部分得到了王辉的指导。学生杨文昊、郭畅也参与了大量的讨论。对以上各位深表谢意！

### 注 释：

① 宋江宁：a.《无角度、不(非)学术——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b.《自觉地与完整的知识体系对接——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二》，《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c.《以科学的态度发掘遗存，以人文的精神敬畏遗产——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三》，《南方文物》2022年第6期。

② 贺来：《三大独断论的摒弃：当代哲学根本性的理论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③ [德]伊·康德著，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④ 《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Ⅲ。

⑤ 董晋骞：《康德对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理性批判》，《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⑥⑩⑳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⑦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⑧ 笔者在之前的无角度系列已经列出，在此仅举最近的几本考古学概论为例。a.钱耀鹏主编：《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b.马利清主编：《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c.《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⑨ 贺云翱：《什么是好的考古学教育？》，《大众考古》2023年第6期。

⑩ 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56页。

⑪ 宋江宁：《以科学的态度发掘遗存，以人文的精神敬畏遗产——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三》，《南方文物》2022年第6期。

⑫ 王阳：《简单性原则：闪耀真理的光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1期。

⑬ [英]罗素（Russell B.）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73页。

⑭ 恩斯特·马赫：《科学的经济功能》，见任定成主编：《科学人文高级读本》（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⑮ [古希腊]欧几里得著，张卜天译：《几何原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⑯ [英]牛顿著，赵振江译：《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6年。

⑰ 笔者在《无角度、不（非）学术——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和《自觉地与完整的知识体系对接——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二》中讨论了对象与角度、知识体系，此不赘述。

⑱⑳㉑ 宋江宁：《自觉地与完整的知识体系对接——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二》，《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㉒ [英]罗素（Russell B.）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页，美国版序言。

㉓ 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㉔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11页注释2。

㉕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译，吴模信校：《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

㉖ [英]戈登·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欧洲文明的曙光》，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㉗ 金石学的资料参考《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4~47页。

㉘ a.[美]伊丽莎白·瑞兹、伊丽莎白·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动物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b.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

㉙ 《动物考古学》第3页中，Bobrowsky就认为动物考古学研究与人类行为无关的古代动物遗存。

㉚㉛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页。

㉜ [美]伊丽莎白·瑞兹、伊丽莎白·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动物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㉝ [美]伊丽莎白·瑞兹、伊丽莎白·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动物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㉞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88~263页。

（责任编辑：谢 绮）